



## 让孩子自己去发现问题

□ 杉庐

对孩子的教育方式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，采取事事干涉的方式，告诉孩子这件事应该这样做、那件事不应该那样做……不能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没有好处，但它显然也存在着弊端。

比如，用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，过分听话、过分循规蹈矩，将来对社会的适应性和独立能力就相应差了一些。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发现与其“事事干涉”，还不如“因势利导”，让孩子自己发现问题，进而解决问题。

儿子刚开始上初一的时候，前几次考试都不怎么理想，家里人很是心急，建议我给孩子报补习班。我觉得，小升初后，学科突然增多了好几门，孩子肯定有些不适应，觉得应该给她一些时间去“摸爬滚打”。

我对儿子说：“学科突然增加了，学习压力也大了。我想，你对你现在的成绩肯定也不满意，不要怕，我相信你能学好。我给你一段时间，让你自己摸索下试试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一起想办法，譬如报补习班。”儿子对补习一向排斥，听我这样说，她高兴地笑了。

我和他约定，两个月时间，如果两个月仍没有效果，那么，他就要听从我的安排，要么去外面补习，要么在家里接受我的辅导。

那天开始，儿子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，每天都给自己安排了学习任务。刚开始几天还能严格执行，后来就慢慢松散了，没有按计划实施，自我管控能力很差，特别是一拿起手机，就舍不得放下来。有好几次，我发现她偷偷在手机上上网。这期间，我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干预，只是提醒，两个月期限马上就要到了。约定的时间到了，他的成绩当然没有提高。我问儿子，是去补习还是我和他一起学习，这次，他没有排斥了，而是对我说，愿意让我和他一起学习，通过做题提高分数。

每天晚上，我都会放下手里的活

儿，和他一起钻研习题，遇到不懂的，我们就在手机上看视频讲解，或是请教老师，通过做题巩固知识，这样坚持了两个月后，儿子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，学习的劲头也提高不少，因为不是抱着排斥学习的心理，知道了自己的短处，所以儿子对我的辅导很是接受。

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对子女的教育方式，也是如此。据梁漱溟先生的儿子梁培宽回忆：“从小学到中学，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，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。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。我上初中的时候，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，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。”而且，即使是知道了儿子考试不及格，他也不进行干涉。

那么，梁漱溟先生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儿子的成绩呢？梁培宽解释道：“我理解他的意思，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，你自己清楚，不需要我说，我也说不上来；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，你自己也应该知道，也不需要我多说。”原来，梁漱溟先生是让儿子自己进行反思，这样的方式显然比给他灌输一些道理更有效果。

前阵子，听一个朋友说起，她的一个同事的孩子，因为排斥补习班而造成厌学情绪，经常逃学，家长头疼不已。我庆幸我给孩子一些时间“自我摸索”，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他觉得通过自己的能力是没办法改变现状，因而才会虚心接受外力的帮助。

给孩子一点时间，让孩子从心理上主动觉得“要改变”，而不是被动地被动改变，增强了孩子的主观能动性，才能提高教育的高效性。

这种教育方式，是建立在对于子女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的，让子女自己去思考、做决定，能够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，更能培养他们处理问题的灵活性。诚如汪曾祺所言：“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。他们的现在，和他们的未来，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……”



## 身残志坚的农技员

□ 陈锦江

智成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右手，这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那次在暴雨来临前抢收麦子时发生的。

当时使用的脱粒机，是红旗大队的计划分给各队的第一台脱粒机，因脱粒速度较快而得名“老虎口”。脱粒机说明书显示：优点速度较快，功效比人工快数十倍，属先进脱粒机；缺点危险性较大，凭预感操作，不谨慎会打伤手。智成一队农技员，也是大队先进农技员。他聪明身体强壮，这台脱粒机由智成操作。这天天气预报有雷阵雨，清晨，一队队长到智成家对他讲：“今天要把场上几十亩麦子，抢在雨前脱完，第一次脱麦，小心点。”

打谷场上机器轰鸣，智成把麦把子喂进老虎口，麦把子从老虎口喷出，有五个人，排成一条线，用铁叉子把麦把上麦粒抖下，打下手的人递给他，一捧麦把子软绵绵进入老虎口中，智成把麦把子脱干净些，直接用右手把麦把推下点，不料脱粒机发出“呜呜”怪声停机。场上发出惊喊：“不好了，智成手打断了。”“赶紧送医院”……

智成妻子采惠赶到三甲医院，看到丈夫躺在医院床上，凄楚哭着：“这手没了，怎么得了，工伤，好休息。”“也怪我太不小心了，又怕遭雨……”

半年后，智成渐渐习惯了没有右手，他想，自己还年轻，不能就此沉沦下去，要想办法练习左手。家里还有父母二老，两个儿女上学，家里自留地

要种菜。家务繁多，只靠妻子一个人难以承担。

于是，他开始练习左手写字，左肩挑水，左手用长柄水勺浇菜，左手扶锄，右臂和左臂磨得红肿疼痛，咬着牙坚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他能用左手正常骑自行车，用左手劳动，大大减轻了妻子家务事的压力。

家庭的日子慢慢恢复了，大队的优惠待遇也想着他们家。他内心感动，也想为大队做些贡献，于是，经常学习农技方面的知识。

水稻育秧改旱育秧，群众不习惯，不懂技术，旱育秧苗床内经常烧苗，会耽误季节栽秧。智成买书籍找资料，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学习。妻子劝道：“你这身体不便，何必多吃这份苦。”智成笑着说：“人要有良心，集体待我不薄，我也得做点贡献。”旱育秧在智成技术指导下，队里秧苗长得绿油油的。其他队里秧苗出了烂秧根、烧苗等严重问题。村长急得挠头，要求各队多育苗早秧，以防秧苗损坏，留有余地。村里破格提拔智成为村农技员。让他对全村进行广播上宣传并讲技术：汗育秧秧苗壮，穗粒多，省成本增产增收。旱育秧关键是掌握药量不能过多，施肥得多，苗床内适时通风，不麻痹大意，就不会有烧苗等问题。

智成还起早摸晚骑车到各队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全村秧苗生长茁壮。那年邻村不少村民因烧苗，栽秧时紧张秧苗来求援，得到及时相助，他们水稻获得大丰收，送来一面面感谢锦旗。



金秋的世界五彩缤纷，你无论走到哪里，随处可见多种色彩。今年10月去韩国光州广域市参加中韩日友城交流大会，偶遇韩国“韩江热”，体验了一次异国别样的文学风采。

韩江，是韩国著名女作家，今年10月10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她是继2000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，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韩国人，也是亚洲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。无巧不成书，韩江和金大中都是韩国光州广域市人。一个城市两人获得诺贝尔奖比较罕见。

韩国光州广域市，简称光州，位于韩国西南部中心地带，是韩国六大广域市之一、韩国第七大城市，也是韩国西南部行政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枢纽城市。

镇江代表团一行6人21日一早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发，经过一天的旅途奔波，晚上6时终于顺利到达光州假日酒店，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，仿

舟轻轻摇，把我从梦中唤醒，耳边是船桨划过湖面发出的声响，像是在搅动上好的佳酿。春日的暖阳斜撒在浩渺的湖面，波光粼粼，好似南宋能工巧匠烧制的冰裂纹陶片。

船夫向我投来和蔼的目光，我讪讪地询问：到哪了？

那儿就是北固山呀。他伸着苍老却有力的手指去。我顺着那方向看，是北固山。在氤氲蒸腾的水汽中，远远地看到傲立于山头的小亭子，我恍然一震，仿佛是稼轩作诗时不经意间墨点用到了我的裙边，那古老的、豪迈的、深邃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虽是江南风采，镇江府绝不只是吴腔女子柔弱的衣袖，亭台楼阁间，却还有金戈铁马闪烁的寒光。稼轩于北固楼上眺望神州大地，千年的兴亡就在这长江水中流走。清晖、舍利、观音殿，无数缠绵悱恻的传奇在此上演。刘玄德同谋同游北固，在凤凰池中劈开巨石，手起剑落，只见火花飞溅，石应声而裂，许下破曹兴汉之志，伸谋谏议，亦劈开另一块巨



《铁锈新鲜》是小说家阿郎的第二部中篇小说集，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共收录了作者创作的五部中篇小说，书名颇能代表整本书的气质：铁锈味道意味着时间与年代的作用，其粗粭与强烈在抵抗着遗忘，而新鲜则标志着凛冽与疼痛，是记忆复活所制造的扑面而来的呼吸感。

以这本书为标志，阿郎的故乡写

## 偶遇韩国“韩江热”

□ 张伟清

佛在为我们远道而来的人接风洗尘，远处的楼宇和灯光在夜雨中迷迷蒙蒙。我们一行虽然都是第一次来光州，但来不及细细打量城市风景，放下行装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酒店对面的金大中会展中心四楼主会场，参加19日举行的中韩日友城交流大会开幕式。

金大中会展中心是一个集展示、会议功能为一体的大型会场。一到主会场门口，我们就看到精心布置的中韩日三国城市资料展，但在展台旁的一个展区聚集了很多人，原来有三块展板，分别用中韩日三国文字写着：“这就是光州的力量！”几个醒目的大字，并备注：“诺贝尔和平奖，前总统金大中；诺贝尔文学奖，韩江”；中间刊印短发垂肩、不施粉黛、一脸微笑的韩江照片，照片下方简单介绍韩江。人群中有人议论：这次大会会有400余名中韩日代表参加，这个展出，把握了时机，既宣传了韩国和光州，又宣传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沟通了地方文化。

我虽然多年前看过电视剧《大长今》，但对韩国文化研究不多，对韩江，说实话，很陌生。我忍不住问了同行的同志，我们代表团除翻译外，其他人之前也知之不多。旁边一位会中文的韩国朋友向我们介绍，韩江出生于1970年，10岁随父母去首尔生活，毕业于延世大学韩语文学系，其父韩胜源是韩国知名小说家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韩江兄妹3人都成为了作家，但她的文学风格与父亲有着显著的差别，父亲侧重传统叙事，她倾向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，探究人性与生命。韩江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。

“韩江获诺奖时，有什么反应？”有人插话问。

“据报道，瑞典学院电话通知韩江时，她在首尔家中和儿子一起吃晚饭，感到‘非常惊讶和荣幸’。之后，她和儿子喝茶，‘默默地庆祝了一下’。韩江获诺奖的消息太突然，韩国国内多场政府听证会会因为大家的庆祝而暂停。11日韩国许多书店门口排长队购买韩江的书，并一时市场脱销，还导致一些网上书店因流量激增而瘫痪。”

“韩江拒绝为自己获诺奖举办新闻发布会，十分低调。她把获得的12亿韩元(约600万元人民币)奖金全部捐献给了独岛人民。”这位韩国朋友连续说。

由于大会开幕式即将开始，许多代表遗憾未尽进入会场。

文化交流，也是友城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晚上，回到酒店，我不顾白天的疲劳，抓紧在手机上查看韩江的作品，弥补欠缺。

22日，中韩日友城交流大会召开一天。在镇江与韩国益山市友城面对面交流时，我们结识了来自中国东北远嫁韩国的李女士，她在韩国生活10余年，是韩江的忠实粉丝。双方在交流中，李女士又主动谈到韩江。她说，韩江1994年凭借短篇小说《红毡》在文坛崭露头角。2016年和2018年两次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。2023年获得法国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。

李女士介绍，韩江的文学创作与众不同，关注历史和人性。在她笔下，几乎读不到热烈慷慨的生活，一切都是静水深流。韩江的代表作《素食者》，讲述一个女性拒绝吃肉和拒绝承认自己“人类”的身份，成为了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、谢绝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植物；《少年来了》，以1980年5·18光州民主化运动为背景，讲述光州运动及其对多阶层带来的影响；《不做告别》，以3位女性的视角描绘了韩国济州4·3事件。作品《希腊语时间》，讲述一位逐渐失语的女子和一位逐渐失明的男子之间的相遇；小说《白》，讲述为抵抗抗粹，而被破坏后重建的华

## 轻舟记

□ 王君宜

念珠，祈祷平安。或许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广为流传的故事——水漫金山，蛇仙为救心爱的男子与法海斗法，盼望朝夕两相守，空教金山对雷峰。

我侧耳聆听，不仅能听到白素贞刻骨铭心的誓言，还能听到金山寺中敲响的钟声，浑厚肃穆，深沉清远，像是远古的呼唤，释迦摩尼的低语，碎碎念念，字字句句，祈愿百姓平安，有情人白头到老。我似乎嗅到岸边的十月金桂的香气，像是古琴缓缓拨出的乐声钻进了我的鼻尖，树叶突然变为金黄，轻舟已经将我带入秋的季节。

老翁把我送至岸边，我摇了摇头，前面的路我不认识呀。他笑笑，将船绳系在岸边，打了一个扎实的结。“那我再引你走一段吧。”

我沿着古墙走着，他告诉我这儿叫西津渡。东面有象山作屏障，挡住汹涌的潮水，北面与古碑相望，临江断崖绝壁，养育千百个春秋丰饶的航线，千万个以打鱼为生的布衣。一块砖一块砖，就这样撒起了墙壁，是一段又一段静谧的

历史被叠放在江边。

我看到摆满佛像的观音洞，也看到朱红色的飞檐雕花，渐渐的我又看到商铺、熙熙攘攘的人群。我又看到远方立起的高楼，屋檐上挂起的红旗，我发现越往前走，我的心态越雀跃。我突然好奇冬季时雪落下会是什么样呢，当几千年后的新雪轻抚古老的墙面，我会听到历史的余韵吗？或许江南很少下雪，可未来的事又有谁知道呢？

船夫停下脚步，说要离开了，我点了点头。

他看着我，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。我疑惑的问他，还要说什么吗？他轻轻地摇摇头，“说不完的。”然后便转身离开了。
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是啊，几千年的故事怎么说得完呢？

舟轻轻摇去，镇江的故事还在继续。



## 铁锈味道与东北文学

□ 韩浩月

作展开了一幅更大的画卷。《铁锈新鲜》依旧有富拉尔基、安城这两个熟悉的地名，依然有耿队（刑侦队长）与我（民警身份的讲述者）这两个常态人物，虽然书中故事偶有间标注，但在阅读感受上，人物与情节是超越了时间与地域限制的，那些在新世纪前后沉浮的人与事，像是发生在当下。同样，那些眼前就能耳闻目睹的，也仿佛坠入二十多年前的时间里，这或正是东北文学的特点之一，依赖时代赋予的符号与元素叙事，又往往能击穿时代，看到多年不变、忠诚的甚至是顽固的生活与思维模式。

五部中篇中，与书名同名的《铁锈新鲜》，以一个车外弹烟灰的细节，让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暴露出惊人的真相；《风雪夜归》分别以一个少年与民警的视角，刻画了一名中年女性美好与复杂的一面；《疼痛的秘密》说的是父亲的秘密，儿子按照父亲的请求，去寻找一个神秘的女人，揭开了一段贯穿大段人生的纯真恋情；《西边有座山》中的小黄楼是个隐喻，进

进出，都是人情与权力的纠葛；《夜宴》写出了婚姻尖锐破碎的一面，以此映照圈子与社会五棱镜一般的光怪陆离。

这些故事之间，因为有同一城市、同一人物姓名的反复出现，因而建立了内在的联系，不同故事互为表里，也互为前后传。阿郎在《铁锈新鲜》的写作中，更注重整体的呈现，在文字表层，贡献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，在语言的暗指和情节的交织下，让冰山逐渐上浮，只有阅读到《铁锈新鲜》属于冰山底部的表达，才能够觉察到东北文学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。

“《铁锈新鲜》足以消化读者对东北叙事的期待”，这句有关东北文学定义的推荐语，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：一方面，《铁锈新鲜》的确还有着东北文学标志性的硬冷、残酷的一面，这让小说集具有了一目了然的标识度；另一方面，《铁锈新鲜》开始了“消解”东北叙事的主要特点，比如减少了对东北方言的依赖，去除了大量具

有感染力的东北话，使得留存的方言得以更简洁无痕地融入叙事中，这本书还削弱了幽默感，书中让人发笑的地方很少，但换来的是让人沉思的地方变多；此外，有关暴力场面的描写，也被大幅删减，内心冲突的激烈，取代了外化的肢体冲突，同样让人感到紧张。

在阿郎这部新作中，能感受到他写作上的张力在进一步延伸。《铁锈新鲜》中的紧绷与松弛是同步的，严肃认真与玩世不恭是并存的，幸福与绝望是同根生的，人物在激情与麻木之间是可以自由切换的……但悲凉却是这几个故事的统一底色，悲凉恰也与书名的寓意相通。在《漫长的季节》之后，读者与观众对东北叙事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，愿《铁锈新鲜》这本书写东北的小说集，也能给喜欢这一主题的读者带来一些新鲜感。

